

十二萬石其所賜正高三千石蓋額外也寬永中始併入封額

六月公上京初大阪事平太神君留在二條城請

納孫女備中宮有故未允太神君臨終顧公

遺囑焉至是西上謁近衛公信尋緩頰開說輸其為

皇室之誠時近衛公為右大臣實後陽成上皇

之子而後水尾帝之弟也入奏議事上皇

遲疑未決公因近衛公請入對拜謁便殿陳說事理

甚切上皇感其義遂得事諧世史或言慶長中

非也四年戊午正月世子始就藩四月公從台駕

祭于日光山五年己未二月宥正高復原采易以伊

賀之地五月台德大君朝京師世子赴桑名迎

駕公先期上都迎謁于膳所後遂為例七月取我田

丸城邑益封于紀割大和山城地易之紀侯初封遠

江及太神君薨併賜駿府至是移封于紀侯嫌其

僻遠曰小子幼從太神君遊田心常樂之嘗聞紀

境少鶴敢願改賜大阪幸甚公危其忤旨為往諭曰

夫大阪者豐臣氏君臣所焚死其怨氣未散豈宜以

宗室之尊而居不祥之地乎某嘗居粉川紀中實少

鶴今公併有伊勢半州其地鶴尤多尚以為未廣則

鄙邑原野悉供公之圃不亦可乎某不好獵固長物

耳於是遂奉命因以伊勢盡爲其遊畋之場九月右大臣近衛公傳詔賜宸筆和歌敕製調香定家歌軸內廐鞍馬皐比鞍帽賞定立后之議云實殊禮也近衛公因併賜示其蒙密諭御札細書觀縷恩旨鄭重且嫌星期之延滯今公贊襄促之時上皇既崩故帝自主婚也公之平章斯舉出於太神君密旨獨竊自擔當外間莫知其由故世史皆失載或傳謬說我家年例獻使禁闕進奉臘儀又以近衛公爲藤原氏宗長遂脩瓜葛之好世世蒙親厚蓋皆由此始也十月公從台德

大君巡視大阪及南都遂奉旨赴紀留數日蓋亦有爲紀侯也十二月宥高濤命留守上野城總攝伊賀國中事益祿二千石併舊七千石連房先是四年復職是歲賦北藩諸侯改築二條城命公規畫制度公製二圖以進謂左右曰特設二樣者以供監裁若我專定之非所以敬上也夫事人者有善歸主不善自予若銜己功而蔽君德輕薄私智自速禍敗可不慎乎其敬事如此六年庚申正月脩復大阪城西諸侯助役公監之去冬公建請姑停二條城之工使其役戮力于此諸侯便之二條城至明年乃創之七年辛

酉六月。東福皇后西上。公奉命護送。敕賜寶刀。亦殊禮也。台德大君尋入朝。公迎謁于膳所。九年癸亥正月。越前參議忠直有罪。將命諸侯討之。公雖奉先鋒。留與廟議。世子代歸。藩纂嚴。三月。越前參議服罪。赴配所。始解嚴。七月。台德大君及大猷大君朝京師。公在都迎候。台德大君上表辭征夷大將軍。大猷大君襲任。自大納言陞內大臣。公之迎。大駕。夙過粟津。爲風寒所傷。患眼。至是頗劇。彊疾。赴大阪。視役。八月。入京。養病。再如大阪。留至九月。公嘗參謁。皇太神宮。次子高重。元服。拜從五位。

下。左兵衛佐。竝在元和中。記載失歲月。今不可攷。寬永元年甲子二月。關白近衛公信尋自關東歸。過我津城。留款三日。歸途由伊賀。留宿上野城。往年在江戶。數臨邸館。歡洽多至夜。又嘗詣皇太神宮。往來臨宿。云四月。長女高松君歸于會津城主蒲生下野守忠卿。下野守爲太神君外孫。嘗諭公。結姻至是。台德大君申命之。十二月。以大阪城監造之勞。賞賜寶刀。二年乙丑十一月十九日。任侍從。三年丙寅六月。兩大君朝京師。公在都迎候。八月十九日。除左近衛權少將。台德大君嘗諭曰。卿勤勞久矣。

須奏請。晉中將公固辭曰：臣起自匹夫，忝享大國，濫玷榮爵，隆恩極矣。無復望耳。故遂止于此。云。九月六日。天皇幸于二條城。敕為先驅，賜內廐鞍馬。并猩絨鞍帕。公再患眼。世子代先驅。十月。大阪城成。其制堅固。海內無雙。亦公所規畫也。十一月。公在江戶。割忍岡別墅。建太神君原廟。旁置僧院。掌香火。因自建壽碑。蓋依遺令之旨也。台德大君因與公謀。遂就其地。創寬永寺。公獻墅疆。理改號東叡山。以鎮艮位。初墅號上野。車阪清水黑門等名。皆擬伊賀城邑。今仍沿稱之。寺成。今大僧正天海住持。天海當

茨城大

代龍象。嘗從太神君。為黑衣相。故舉作開祖。又請天朝。邀皇子奉為東叡法親王。世世相承。亦公所建言也。於是寶地尊儼。鬱為府下第一勝境矣。四年。丁卯正月。蒲生下野守忠卿卒。無嗣。封除高松夫人。大歸。二月。加藤左馬助自松山移封會津。先是。大猷大君召公曰：會津鎮將。殊難其人。誰勝其任。請試擬之。對曰：今天下諸侯。忠武老實。無若加藤嘉明者。敢請擢用。臣謹保舉。大君嘆稱曰：嘗聞卿與嘉明不協。能棄私怨。以盡公忠。何其篤於義也。於是左馬倍封至四十萬石。即日來請見拜謝。曰：聞今日之

事蒙吾子吹噓小人頑愚嘗在韓爭功絕交久矣吾子乃為公忘私以恩報怨感悔慙愧不知所措故特詣謝願棄舊惡許託末契幸甚公曰大府明鑑妙選抑亦足下自福將某何與焉但釋憾脩好固所願也左馬大喜又請見世子結世講之盟盃酒款洽盡歡而罷初大猷大君在西城也亦屢召侍燕居公亦傾心翼亮或上書言事多所獻替故及紹位有大事難決輒召而詢焉四月東叡山原廟落成奉安神像公嘗在京師選工所造云台德大君參謁公設饗於主祀精舍大猷大君尋參謁亦然後以為

例五年戊辰正月造京師南禪寺樓門祀大阪陣亡將士安牌位於樓上乙卯死事將士皆葬于常光寺卓錫焉辭曰此不必施捨南禪山門廢久願賜重建以資冥福常光隸南禪長老即金地院本光國師為久芳夫人叔父中央設祠龕奉太神君尊像後公故有是舉云之即世亦奉遺像焉蓋亦依遺令之旨也是歲夏重修大阪城公復及諸侯助役至冬工竣七年庚午三月公在江戶違豫四月台德大君臨仙臺邸公奉命疆疾陪宴自是漸不佳七月上書請致仕特免朝參仍諭委世子監國逸樂養病且小愈入侍如故既疾益篤十月五日卒於柳原之邸壽七十有五歲公

病革。台德大君。大猷大君。日遣侍臣訪問。又亟

使醫師診察。及卒。卹典極隆。先是為朝參之便。今世居龍口本邸。公退在

柳原別業。間奉葬於東叡壽壙。廟號寒松院。法諡曰

道賢高山公。世子紹封敘從四位下。任侍從。至左近

衛權少將。監西諸侯。及先鋒大將。竝襲為世職。是日

台德大君令執政酒井雅樂頭忠世。土井大炊頭利

勝為。大猷大君誦公之忠功。諸侯莫比。因諭曰。元

勲之嗣。視猶其父。若有罪過。其三貫之。蓋亦丹書鐵

契之意。列國未曾有之盛眷也。正保元年甲申四月

遂以。太神君遺令奉神像。赴于日光山配享。太

廟侍。太神君之右。東叡久能。原廟亦如此。於戲盛

矣哉。維寔恩典之極。雖懿親三藩。所不敢望也。每歲

新正。獻使與祭。亦特三藩及我而已。竊惟。太神君

隆眷之至。豈特戰伐哉。蓋帷幄佐命之力。實為開國

元勲也。公自慶長以來。歷事三代。恩遇日加。召侍燕

居。無月無之。降宴邸館。歲率一再。凡臨諸侯之邸。必

召陪宴。元旦饗宴。猪日試樂。及玄猪會。皆每伴宗藩

永為恩例。如劍馬金帛。及諸寶器。賜賚頻繁。不可勝

計。而恭儉慎節。謙抑下人。未嘗伐功。滿假席寵。詭隨

也。大阪事平。賜益封也。天海來賀。竊嘆其薄。公正色

曰。吾輩爲天下效力。固其職分耳。豈敢望報乎哉。以功爲利。非吾所聞也。蓋公平生之志。可以槩見焉。已。公齒德俱邵。太神君益敬重之。諭。台德大君延伴夜話。於是數侍便殿。論治道。首問守成之要。公對曰。臣鄙陋。未嘗學問。安足以資鴻業乎。然竊謂治國之要在知人。夫爲人沉毅。將大軍。紀綱有敘。能整而暇者。是大勇之人。可以爲大將矣。能將一軍。訓練士卒。臨事不後人者。可以爲部將矣。能率弓銃。見機而發者。可以爲隊將矣。卽才力不足。能存廉恥之心。守場而死者。是行伍之士。可以充先鋒。備中堅矣。戰鬪

之士。器有大小如此。宜別白用之。抑大智之人。承久亂之後。振起廢隳。賞罰得正。使億兆安堵者。或宰一郡一鄉。能牧民。馭吏。忠勤無倦者。或能任土木大役。用費不冗者。或能任計吏。廉介不竊者。其他人才。各有所取。察其能。任之。則職稱其才。人人竭力。百度悉舉。天下不足治也。臣又竊謂爲人上者。不可有疑人之心。上若疑下。則下亦疑上。上下交疑。心則離矣。雖身爲天下之主。群下離畔。則爲獨夫耳。卽有大事。人孰敢效其死哉。蓋上有疑人之心。則姦邪乘隙而進。苟有不省。則讒說競興。雖得大智大勇之人。復失之。

耳。故疑者，讒人之資也。且夫姦邪之智，非常人所及。好樹黨與，并力相助。雖賢明之主，不為惑亂者。幾希。故自古以來，讒人之亂，比比有之。可不懼歟。台德大君前席，聳聽稱善者久之。顧土井大炊曰：汝以為如何。對曰：某之言甚確。學士紙上之談，孰如其親切。著明哉。公明日見太神君，承問誦其言。太神君嘆賞曰：善哉言也。顧僧天海崇傳等曰：某肚裏常以天下先鋒為主。故有此言也。夫庸主不知人，任大人以小事，大人不可小知。遂視為鈍夫，不但其用之相悖，賢能絕望，豈不哀哉。且不疑二字，君人之要，蓋人

自無信，故疑人。疑旦生，讒暮入。誠可畏也。且人孰無過，自非大失德，空措而不問。況盡忠於艱難之日者，忽怒一朝小過，而棄積年大功，不唯其人銜冤，又必人人自危，無戴上之心矣。此乃上之過也。為人君者，以誠待物，信任忠直，則讒何由而生矣。嗟呼，卿之所論，實治國之要也。天海侍坐，感嘆而贊曰：忝得閣下發揮，某語生大羽翰矣。自是月率三五次召對，禮待優渥，稱翁不名。太神君有所欲，誨諭輒令公託話以諷焉。其啓沃輔德，益不少云。先是聘京儒亡羊三宅島，以賓師待之。命曰：予少壯常事戎馬，無暇讀書。



今以菲德享大國當博覽廣聞鑑古今成敗以貽子孫規模其史載中可以爲治國之資者宜抄節其要口授誨予焉烏爲抄資治通鑑以進燕閒陳說其義公性彊記試向侍臣覆述其說質無誤否以爲樂云將入侍夜話必召烏語其所陳之旨曰若於義有違請指斥正之烏每嘆其喻於義造於道焉薩人如竹居士南浦文之高弟逃佛歸儒來在江戶公聞其精經說辟爲侍講始謁于邸請曰鄙人愚昧不知忌諱今辱備顧問職在盡言敢願君侯容之不然請辭公曰先生能如是予所以欽慕若夫阿順者吾豈乏人

哉自是常侍左右能言人所不能道嘗講已語曰夫入之所以爲人以行斯道也苟不行道其何以爲人譬諸禽獸君侯是虎狼人實畏之臣等是狐犬人則侮之畏侮雖異其爲獸一也公笑曰先生之言得無太過乎聞者驚其狂激而稱公以蓋世之雄能容敢言之臣焉凡儒臣侍經筵講後尚論故實至賢人烈士苦節卓行之事公輒慨然感歎或至流涕滂沱公勇武豪邁氣焰赫烈而其崇學尚德抑何厚且切耶公亦好夜話在藩事間數延臣僚凡一席以四五名爲程親注名召之詢以士風民俗疆場稼穡等事或

今敘其戰陣擊刺之功，以親將士，廣聞見云。公卒之年，眼疾幾喪，明不入侍久矣。台德大君眷念不措，諭曰：濶焉不聞高談，無以慰老懷。翁亦久不見我，其心安得而自寧乎？即眼無所見，方寸之明何妨？病間空坐，輻入內城，徑抵便殿階前。土井大炊來致台旨，且曰：昨日侍坐，命召有司，親指揮直長廊，屈曲限一日，竣工。蓋欲便吾子周旋也。公聞命，淚下拜謝曰：恩眷一至于斯，敢不勉強乎？明日力疾入謁。大君歎洽，歡甚。及夕罷歸。大猷大君亦彊引見，慰勞甚至。云：大炊嘗歎稱曰：人之易言多，與行違，故佞邪乘

讒間以入。藤堂翁口苟所言，躬必履行，終始弗渝。故能處功名間。台恩所以益隆也。公為人忠厚，重信義，篤故舊。織田信澄子主水正信重，少而孤，落魄無依。公收而養之，升諸大府。磯野員昌子孫亦皆召給祿，立家。嘗與黑田甲斐有郤，客舉其短，嘲之。公作色曰：予與彼子惡，臧否絕口，不言子意。詆彼則我悅乎？其温厚如此。公愛才好士，善攬英雄之心，嘗語侍臣曰：吾少登陣，恃一槍之任，視死如塵芥。及封豫州，始自重，唯以得人為務。幸良政、良勝、高刑，皆剛勇勝我。其餘俊傑如元則、家信、氏勝、吉親等，相繼歸于麾